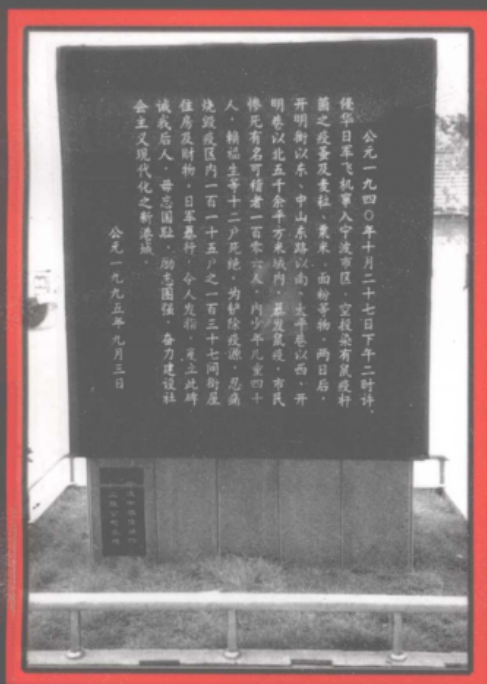


宁波鼠疫史实

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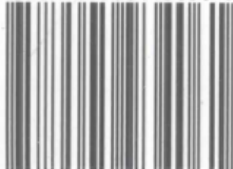
黄可泰 邱华士 夏素琴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东升
装帧设计:万 千

鐵證 如山

ISBN 7-5059-3406-1



9 787505 934061 >

ISBN7-5059-3406-1/I·1057

定价: 15.80元

宁波鼠疫史实

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

黄可泰 邱华士 夏素琴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黄可泰等编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2

ISBN7-5059-3406-1

I 宁…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0429 号

书 名	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
主 编	黄可泰 邱华士 夏素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东升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光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1-2000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406-1/I.1058
定 价	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序

1940年10月27日，宁波遭受了一场黑色横祸，一架日机侵入市空，向毫无警觉的宁波人民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及麦粒、面粉等物。两日后，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太平巷以西地域内暴发疫情，使百余名无辜的宁波人民在日军“731部队”制造的这场细菌战中惨死。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无数暴行中骇人听闻的一幕，曾震惊了中外舆论，受到国际上包括日本国内一部分正义人士的谴责。

1991年8月，以森正孝为团长的“日本侵华细菌实验战调查团”专程来宁波，考察、搜集资料，并与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顾问吴元章等共同研讨、核实当年日军在宁波制造鼠疫惨祸的实况，还实地察看开明街鼠疫场的遗址，认可了这一历史事实。

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不忘这一历史惨剧，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维护和平永不再战，宁波医务界人士对这一事件作了多年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记录了感染鼠疫的幸存者、鼠疫杆菌检验者以及建筑疫区隔离围墙和掩埋尸体者对往事记忆犹新的详实叙述，并逐一加以核实，于1994年3月编写出版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揭露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此书一出，引起了国

内外舆论界、医务界的重视，尤其是引起日本国的一部分爱好和平、正义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在国内外有关人士的支持下，1997年8月，黄可泰、夏素琴偕同国内鼠疫受害者亲属代表飞赴日本，在8个城市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这一暴行，以及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向东京地方法院诉讼，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东京地方法院慑于正义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已开庭8次，不敢贸然停止审理。

历史即将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已是世界的主流，中日两国已进入睦邻友好的新时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日本国内右翼分子不时躁动，肆意歪曲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进行过细菌战，一心想成为军事大国，重温“共荣圈”美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此，原书作者黄可泰等人对该书作了补充、增订、修改后再次出版，以晓喻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孙，携手维护和发展用鲜血换来的和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新版本增加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使之更具确凿性，增加了黄可泰等人赴日诉讼、索赔经过，使之更具现实性。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人民以史为鉴，团结一致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正义一定会胜利，和平将得到永久的维护和发展。

原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教授

陈 过

1999年6月8日

目 录

- 序.....陈 过
- 侵华日军细菌战浙江省(及周边地区)简图 (1)
- 鄞县(今宁波市区)鼠疫区患者分布图 (1)
- 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史实 (1)
 - 宁波鼠疫死难者名录 (26)
 - 鼠疫疫区焚毁房屋数 (38)
 - 1940 年宁波鼠疫大事记 (42)
 - 宁波鼠疫史实中的有关人员 (49)
 - 鄞县防疫处防疫会议纪要 (54)
- 中国对细菌战的反应和对策 (74)
- 附件:细菌战有关档案 (80)
 - 一、宁波《时事公报》发布的两起日机投毒报道.....(80)
 - 二、鄞县防疫处防治组组长张方庆关于《鄞县鼠疫之说与未来的预防》宁波《时事公报》1940 年 11 月 16 日(81)
 - 三、钱贵法谈话摘录(1994 年 10 月 27 日) (82)
 - 四、原宁波华美医院检验师许国芳:关于首次检出鼠疫杆菌的经过(1992 年 1 月 12 日) (83)

五、采访钟辉记录(1965年4月28日)	(84)
六、采访戚信荣记录(1991年11月19日)	(84)
七、毛翼虎:宁波开明街鼠疫区——日寇侵华战争中的一次罪行	(85)
八、敌将放毒菌屠杀我民众,朱德总司令通电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1938年3月)	(86)
九、朱德、彭德怀报告日寇在豫北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疾病菌之罪行电(1938年10月11日)	(88)
十、华北敌寇施放病菌《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 ..	(88)
十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电	
(1939年6月1日)	(89)
十二、上饶顾祝同致重庆蒋介石电(1939年7月10日) ..	(89)
十三、上饶顾祝同致重庆何应钦电(1939年10月3日) ..	(90)
十四、浙江省保安第二纵队部公函:为函请检验敌机投下棉状物由(1939年6月21日)	(90)
十五、1936~1941年宁波港贸易及浙海关税收概况表	(91)
十六、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关于鼠疫的呈报(节录1941年2月3日)	(91)
十七、陈万里、刘经邦、柯立光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报告(节录,1940年12月)	(94)
十八、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节录,1941)	(94)
十九、陈万里对于敌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	(98)
廿、黄绍竑致重庆蒋介石电(1940年12月5日)	(102)
廿一、顾祝同致重庆蒋介石电(1940年12月6日)	(103)
廿二、浙江省政府密代电(1940年12月5日)	(103)
廿三、李济琛致重庆行政院长电(1940年12月27日) ..	(104)

- 廿四、卫生署致行政院秘书处函(1941年2月7日) …… (104)
- 廿五、卫生署电:敌人施用细菌战应如何严密防范……………
(1941年10月23日) …… (105)
- 廿六、浙江省政府训令(宁卫字第1676号):奉行政院令以据
卫生署呈送防制敌机散播鼠疫杆菌实施办法及处理须
知转飭遵照等因令仰遵照由(1942年2月5日) … (107)
- 廿七、防制敌机散播鼠疫杆菌实施办法(行政院1941年12月
21日勇陆字第19996号训令之附件,节录) …… (107)
- 廿八、处理敌机掷下物品须知(行政院1941年12月21日勇
陆字第19996号训令之附件,节录) …… (109)
- 廿九、第三战区司令部快邮代电:为订发各县防治鼠疫紧急处
置办法希查照转飭遵照由(1941年12月20日) … (110)
- 卅、浙江省政府指令(1941年6月23日) …… (110)
- 卅一、兵工署化学兵司关于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情报表和统
计表(1933年10月23日,节录) …… (110)
- 卅二、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代电:
为防敌机投下毒物由(1941年11月20日) …… (112)
- 卅三、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代电:
为转飭注意防范汉奸布毒由(1941年10月17日) … (113)
- 卅四、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代电:
防范敌撒毒由(1942年1月27日) …… (113)
- 卅五、国民党鄞县书记长沈明才对日机在宁波撒下鼠疫细菌的
回忆(1984年3月10日,摘录) …… (114)
- 卅六、顾维钧《关于日军使用毒气战和细菌战的控告书》
(1942年7月3日,摘录) …… (115)
- 卅七、浙江省政府代电(1942年2月25日,摘录) …… (116)

卅八、军政部代电(1942年,摘录)	(116)
卅九、陈万里给俞济民的信(1941年3月6日)	(117)
四十、陆涤寰教授关于日机在浙江、福建两省投掷鼠疫菌情况的回忆(1950年,节录)	(117)
四十一、《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1950年,有关宁波细菌战的段落摘录)	(118)
• 附录:有关细菌战史实的文章	
·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郭成周 廖应昌 杜凤荷	(123)
· 731部队与细菌战	[日]森正孝(139)
· 石井四郎其人	夏素琴整理(148)
· 华美医院对1940年宁波鼠疫在鉴定和防治上的贡献和失误	黄可泰(158)
·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宁波鼠疫的发生和经过	孙金铭 倪维熊(162)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参加中日两国“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侧记	黄可泰(167)
· 在日本群众集会上的演讲:黑魔空袭甬城——侵华日军在宁波实施细菌战罪行	黄可泰(172)
· 报道——“起诉日本”	牧野 吴学军(178)
· 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相关活动年表	邱华士编(186)
· 宁波解放后反细菌战活动纪事	黄可泰 吴元章编(191)
• 后记	
	(196)

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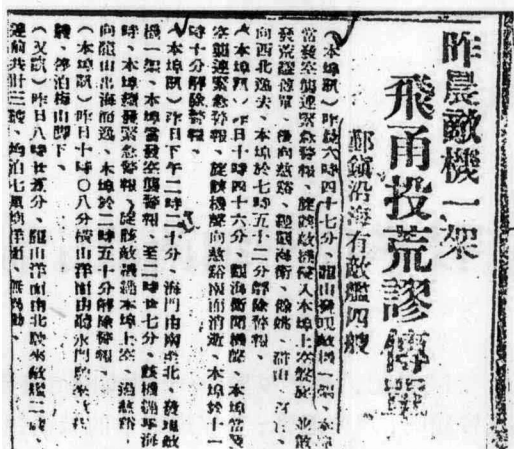
14 世纪,“黑色疫魔”——鼠疫的足迹曾踏遍了欧洲大地,一时丧钟频鸣,尸体遍野;一座座繁华的城镇顿成凄凉的墓地。这一万恶的疫魔,夺走了 2500 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因为死者往往多处皮下出血,全身呈黑紫色,所以被称之为“黑死病”。该黑死病——鼠疫一直显赫地位居世间诸多烈性传染病之首。在我神州大地,一提及鼠疫,便会使人想起“……昏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的惨状描述。

19 世纪末,瑞士细菌学家耶辛(A. Yersin, 1863—1943)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于 1894 年分别在香港发现了引起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此后,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纷纷在探索防治鼠疫的途径。可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及石井四郎等一小撮灭绝人性的细菌学领域的败类,却利用鼠疫杆菌这个凶恶的疫魔,将中国人民作为试验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宁波市(旧称鄞县)的开明街一带,成了世上人为鼠疫肆虐的试验场之一,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利用黑色疫魔作为侵略武器的一个攻击点,开创了国际上侵略者利用细菌生物武器的先河。一时,黑魔压城,尸体纵横——这是宁波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残杀的血与泪的史实。

14 世纪的欧洲鼠疫,罪魁祸首乃是四条腿的“鼠”。

20 世纪 40 年代
的宁波鼠疫，首恶元
凶却是两条腿的“人”
——这是物种的退
化？还是历史的倒流！

20 世纪 60 年代
的初，我们曾对这一
血和泪的史实作了调
查。虽时隔 30 余年，
幸当时搜集到资料及
有关人员部分尚存，
兹再根据以后所获的
档案和采集的史料整理成文。



1940 年 10 月 28 日宁波《时事公报》

疫 情 概 况

1940 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10 月 27 日晨约 7 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附件三）。还说什么“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谎言。散布传单后，该机向西逸去。

下午 2 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都感到十分惊奇和惶恐（附件三）。

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种类亦异（附件五）。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的血液，

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而鼠疫杆菌的来源,则是侵华日军 731 细菌部队在我国哈尔滨市郊外的实验场所,将鼠疫杆菌注入中国等国被强制试验的人体内所造成的人工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疫而牺牲的达 3000 人以上)。除“731”外,该种细菌部队遍布我国各地。南京中山门内侧,就设有荣字 1644 部队(即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亦称“多摩部队”),也是一个研制毒菌,设立细菌工厂,培育疫蚤的基地。据日本战犯供认,在宁波空投的一批黑色疫魔,就是以荣字 1644 部队配合 731 部队的一次细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主犯石井四郎,是 731 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也是荣字 1644 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投毒飞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该机场自 1940 年 8 月 18 日至 12 月中旬由日军 731 部队,1644 部队专门使用,成了日军的投毒基地。

日机投毒后仅隔两日,就有人染疫发病。31 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至 11 月 3 日,已死亡 16 人。次日又死 7 人,一天后,再死 20 人。当时抢天呼地的哀号声此起彼伏,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愁云惨雾,骇人听闻。时属干旱季节,但日机投毒的当晚,却意外地下了一场雨,把麦粒和疫蚤从屋瓦上冲洗下来,漂浮于住户露天水缸的水面上。未几,许多天落水缸旁的石缝里长出了麦苗,成为细菌战的见证(附件五)。

据查证,在这场人为的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 109 人。其中,宝昌祥户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 15 人,死 14 人,仅幸存 1 人;全家死绝的有 12 户,计 45 人。这些死者绝大多数被深埋于南郊老龙湾的土地里。

11 月 30 日晚,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的 5000 余平方米疫区内的 115 户 137 间房屋,在省府当局(派卫生处长陈万里为代表)和专署(专员

徐箴) 监视下焚毁, 在宁波市中心留下了一片废墟 (直至 60 年代后期), 人们称之为“鼠疫场”, 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在宁波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病 源 证 实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 患者纷纷去医院求治。起初, 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据当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称: “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症之 8 岁孩童, 初由某医院诊视, 因其头痛畏寒, 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未见效, 到余处求诊, 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 亦未见愈。后发现喉间 (颈部) 淋巴 (结) 肿胀, 知其实系鼠疫, 现该孩业已死亡”云 (《时事公报》1940 年 11 月 4 日)。

作为天字第一号传染病——鼠疫的确诊和宣布, 古今中外, 任何一位医师都懂得其责任之重大, 都懂得必须慎而又慎的。丁立成医师发表“实系鼠疫”的谈话, 决不仅仅“发现喉间 (颈部) 淋巴结肿胀而已, 他最早已从东后街 136 号患者王仁林 (该患者 10 月 31 日发病, 11 月 2 日死亡) 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 交由许国芳技师检验, 经美兰染色镜检, 找到两端染色较深, 肥大短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这种杆菌, 当然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 所以敢于 11 月 3 日及时发表“实系鼠疫”的谈话。但是, 细菌学的检定 (尤为鼠疫杆菌之类), 决不能仅以细菌形态学所能确定的。丁立成医师于 11 月 3 日又从至华美医院求治的一疑似鼠疫患者俞元德 (男, 16 岁, 开明街 72 号祥和豆腐店学徒, 住东后街) 身上抽取血液和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 交化验室技师许国芳 (今宁波第一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分别注入两只豚鼠的腹股沟皮下, 次日, 接种部位呈水肿及出血性炎症, 附近淋巴腺肿大, 其周围组织呈出血性浸润。接种之第三天两只豚鼠先后死亡, 随即在华美医院太平间作了解剖, 见脾脏肿大, 有米粒状结节, 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这些检

体涂片美兰染色镜检，见到无数的两端染色较深的双极体的鼠疫杆菌形态。再将豚鼠淋巴腺穿刺液和血液作细菌培养，又得阳性结果。随后，由省卫生处吴昌丰技正将培养所得细菌复核，并作血清学凝集反应，亦得阳性结果，至此，鼠疫确诊无疑（附件四）。

所以，这次鼠疫惨祸的病原体，在 11 月 1 日前后，就由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的病人王仁林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经涂片染色镜检找到了；后于 11 月 5 日下午，又经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而确诊了。

据当时在鄞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钰医师回忆，他在诊治中心医院职工武顺泉的父亲武春元（男，67 岁，在中山东路 256 号，开设上海书店）时，认为患有鼠疫可能性，就抽血涂片染色（姬姆萨氏染色——笔者查证）镜检，见到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省卫生处鉴定，被正式确定。然武春元死于 11 月 11 日（时事公报 12 日报道），从血液中见到鼠疫杆菌，属败血型鼠疫无疑。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患者存活期不长，与国民政府卫生署卫生防疫处长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武春元染疫于 11 月 9 日吻合。所以，最早确诊鼠疫者是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

而孙金钰医师对鼠疫的临床诊断亦作出了贡献。那是 11 月 1 日下午，在县东镇镇长毛稼笙报请下，鄞县卫生院张方庆院长带领医务人民赴疫区调查，发现患者 5 人，择症状较轻者 2 人去中心医院检查，经孙金钰、周尧恒医师查诊，发现患者具显著的鼠疫症状，当即向政府作了报告。

二次大战结束，1949 年 12 月的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中佐、川岛清军医少将，731 部队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荣字 1644 部队部队长佐藤俊工、都招供 1940 年 731 部队在 1644 部队的配合下，在宁波实施细菌战（附件四十一）。

731 部队第四部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

菌装入特殊容器的，再由远征队带走。按地理条件，选择南京的多摩部队（荣1644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毒飞机在杭州笕桥机场起飞。美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也曾揭露：“日军在中国城市宁波进行了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当时我正好住在宁波，日军实地进行细菌战的

直接后果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使我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郭成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27页）。

总之，不管是疫情发生的经过，病原体的确诊，还是日军战犯的招供，1940年以宁波开明街口为中心发生的这场瘟疫，是确诊无疑的鼠疫。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用细菌生物武器而酿成的重大惨祸。

封锁疫区

自10月30日起，开明街一带陆续有人暴死，对该疫症已疑为鼠疫。于是在11月2日，经县政府医防人员会商决定封锁疫区。2日晚，即派出警察120余人，在警察的维护下，防疫人员按疫情勘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UME 61

JULY-SEPTEMBER 1943

NUMBER 3

BACTERIAL WARFARE

It is already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Japanese in the conduct of the war in China since 1937 have used every known form of warfare without the least consideration of legality and morality. What surprises one most are the feeble attempts made with some of the weapons, making one believe that they are experimenting on a small scale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extensive operations of similar nature if the experiments should prove successf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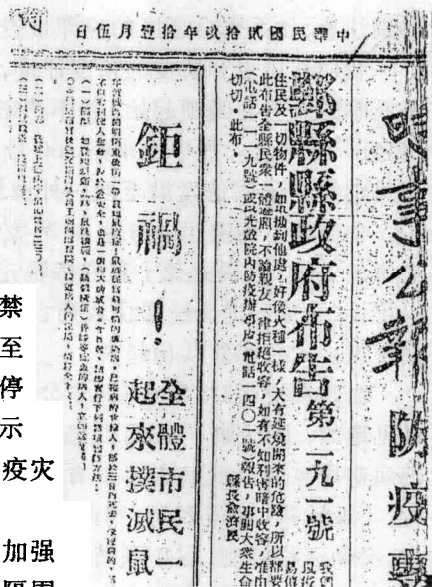
"1. On October 29, 1940, bubonic plague for the first time occurred in Ningpo in Chekiang province. The epidemic lasted 34 days and claimed 99 victims. It was reported that on October 27, 1940, Japanese planes raided Ningpo and scattered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wheat over the port city. Although it was a curious fact to find 'grain from heaven' yet no one at the time seemed to appreciate the enemy's intention and no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grain was made. All the plague victims were local residents. The diagnosis of plague was definitely confirmed by laboratory tests. There was no excessive mortality among rats noticed before the epidemic and, despite careful examination, no exogenous sources of infection could be discovered.

1943年9月第3期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由金宝善等发表“细菌战”揭露日军在宁波等地进行细菌战

定界限，随由工程队以木桩绳索将疫区围绕。封锁分成内、外两线，内线由保安警察负责，外线由行政警察负责。该地段商店停市，同时令告第一学区（开明街这一带属第一学区）各小学，查明学生住处，凡疫区寄宿生禁止返家；通知学生暂行停课（至5日，县府通告各校一律停课）。抵4日，鄞县县政府告示（第391号），宣布宁波发生鼠疫灾祸，疫区已严加封锁。

5日成立防疫处后，决定加强封锁措施，乃于疫区周围建筑隔围墙。除东后街开明巷一部分利用原有围墙外，其余各处筑以高1丈10寸(市尺)的空斗墙，每丈间有实不息，11日完竣。计成66.66平方，铁皮压顶，以防鼠类窜越。仅设门山东路行人道及各户排水瓦筒剔鼠类地下通道。并在墙外挖了3尺以阻交通，并防止疫鼠疫蚤外窜。

在封锁疫区的同时，于民光戏院（民光电影院）内设防疫办事处。当时宁波主要公共娱乐场所——天然舞台、共舞台、中南戏院、兰江戏（剧）院，于5日联合启事：“奉谕预防疫症，暂行停演”。旅馆商业同业公会亦于6日通知各旅馆拒收疫区来客。毗邻疫区的灵桥镇镇长吴涵秋发布紧急通知，责成各保甲长对新迁入的户口应



1940年11月5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宁波发生鼠疫。